

## 换译思维机制解析

倪璐璐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换译是全译七法之一, 服从全译求化机制。本文从思维运作过程入手, 深入剖析了换译之原语理解思维过程、语际替代思维过程和译语表达思维过程, 旨在加深对换译方法的科学性认识。

**关键词:** 全译; 换译; 转化; 替代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传统认为翻译过程是理解与表达。翻译过程伴随着复杂的思维过程, 思维是人类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 它产生于人类的感知, 又高于感知。机制是思维发展运动的基本环节, 是思维过程的推动因素。黄忠廉于 2001 年提出变译理论, 并以对原作保留程度的完整性为依据将翻译分为变译与全译两大范畴。翻译思维不同于单语思维的特点正是其双语性, “更以原语思维与译语思维的互交、互渗、互化、互变为其显著特色, 说到底是一种变化思维”(黄忠廉 2012), 于是翻译过程调整为理解—变化—表达。具言之, 变译过程为“理解—变通—表达”、全译过程为“理解—转化—表达”。换译是全译的下级范畴, 其思维机制遵循“转化”机制的同时, 又表现出独特的一面。

### 2 全译思维机制重在转化

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认为, 翻译“首先是译者的活动, 是具有独特知觉、理解、记忆、表达等心理机制的活动, 是具有独特的动机和涵义形式转换过程等的活动”。(Комиссаров 1996: 38) 全译即传统翻译, 即整段整句地将全文译完, 是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化成译语的活动, 译语应与原语风格相似。两种语言互译, 从本质上讲是两个民族思维活动互相切换, 从形式上看是两种语言的动态转换。这里的“转换”本质上是指转移内容(意义), 更换形式, 化解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余承法、黄忠廉(2006)引入钱钟书“化境”思想, 认为“化”是全译转换的精髓, 因为第一、“化”是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 第二、“化”包含理想之“化”与实际之“讹”; 第三、“化”是“真”和“美”的有机统一; 第四、“化”兼有“师法造化”和“笔补造化”。“化”的实质就是求得译文与原文“极似”。

思维分为三类: 抽象思维(也叫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又称艺术思维)和直觉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的基本形式为概念、判断和推理。形象思维的具体形式有表象、意象、想象、显象等。直觉思维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转化”是原语思维与译语思维反复交叉的过程, 是借助双语对头脑中的概念或意向推导出其他概念或意象的思维运作过程。全译运用理解思维, 将头脑中的抽象的原语语义用命题来表达, 以概念和/或意象为认知单位。转化过程脱离了语言形式, 表现为思维流, 是对这些概念和/或意象进行加工

的复杂生理心理过程。全译思维可具体化为原语理解思维、语际转化思维和译语表达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单位之间对应交叉构成了语际思维转化的“对应机制、扩缩机制、移换机制”三种机制，在全译中呈现对、增、减、分、合、移、换七种全译思维形式，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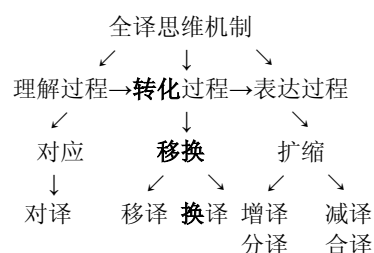


图 1 全译思维机制

### 3 换译思维机制核心在替代

换译与对译、增译、减译、移译、分译、合译构成全译七法。倪璐璐（2016）结合义素分析对换译内涵做出厘定：换译是指译者（人和/或机器）将原语文化信息转化为译语时，替代原语对应单位或表达方式，以化解双语语形、语义、语用矛盾，符合译语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的全译方法。换译思维机制的核心可以从换译单位在原语理解、语际替代和译语表达三步中析出，即原语语表形式一一分解，语里意义慢慢重构，语用价值步步彰显的过程。

#### 3.1 原语理解思维过程

一般认为原语理解过程分收码和解码两步。收码依靠生理，解码侧重心理，常用策略是索词策略，即根据语表、语义和语境，经验丰富的译者因有大量的词汇知识储备，能在头脑中迅速进行检索。译者根据原语语表特有形式，如俄语的前置词，连接词等功能词标志，动词配价理论和时体态势，名词的性数格，形容词的长短尾，熟语性复句的构句模式等采用顺句驱动或预测组合等手段达到理解，形成认知对应，完成索词。刘宓庆（1985）曾说：“翻译者进行思维表达概念依靠的是词，因为词是思维工具——语言的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单位。词是人类思想的最小的载体。”以实义词词义为落脚点是译者采用的最为普遍的一种理解策略。在全译实践中，特别是科技口译中，译者有时只译出关键词，没有变格变位，甚至语法不通，对方都能听懂，就是抓住了关键词这个道理。另外，人们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方式决定了语言表达的先后顺序，表现在言语句中一般为“主—谓—宾”句法结构和“施事—动作—受事”语义结构顺序。译者可以用这种语义思维宏观上把握整体，联想语境，通过语境明确词义，排除多义现象，理解言外之意，消除歧义等。

原语理解思维机制即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手段，对语言单位反映的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形成抽象的认识。抽象思维基于概念系统，包括简单概念、复杂概念、简单判断、复合判断和推理。形象思维基于意象系统，包括简单意象、复杂意象、简单组象、复合组象和组象群。全译过程中概念—意象—翻译单位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译过程“概念—意象—语言单位—全译单位”对应表

抽象思维/概念	简单概念	复杂概念	简单判断	复合判断	推理
形象思维/意象	简单意象	复杂意象	简单组象	复合组象	组象群
语言单位	词	词组	小句	复句	句群
全译单位	词	短语	小句	复句	句群

原语理解过程，译者经眼或耳将语言单位输入至大脑，语言外壳随即消失，变之以命题形式保存在译者头脑中。命题以内部言语形式构成概念，具体概念容易在译者头脑中形成映射。抽象概念相对复杂，需要在头脑中搜寻已存意象，进行认知映射。原语理解思维过程“自下而上式理解追寻由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的理解，其程序可能是：简单概念/意象→复杂概念/意象→简单判断/组象→复合判断/组象→推理/意象群”（黄忠廉等 2013:200），以语言

单位呈现为：词→词组→小句→复句→句群。对应的全译单位为：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理解过程中时常伴随着部分转化和少数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是说出来写出来的，而是头脑中无声的译语。

### 3.2 语际替代思维过程

全译语际转化是双语语言单位语表识别、深层转化、语义获得相互交织的过程，运用对应、移换、扩缩三种机制（见图 1）。原语理解之后，存储于大脑的概念在双语思维作用刺激下，通过心理转换机制根据所涉及信息的时空接近性而联系在一起，即认知映射。双语语言单位以思维单元形式在头脑中感生表象，融为意象，意象内化为想象，外化成显像。在语际转化内部映射错位时使用移换机制，对应两种方法：移译与换译。

移译与换译往往相伴使用，移译为单向行为，换译为双向行为；移译重在空间位置的转移，换译重在词语或句式的替代；具体而言，语形上，移译可同（如原形移译 MP3—MP3），换译不同；语义上移译不变，换译可变（如 *упрямый как баран* 像公绵羊一样倔强——倔强如驴）；语用上二者都力求等效。与移译思维机制“移”相对应，换译的思维机制为“换”，具言之为“替代”（《现代汉语词典》，第 1282 页）。“替代”同“代替”（《现代汉语词典》，第 250 页），都为动词，意为以甲换乙，起乙的作用。至此，换译思维机制为：理解—替代—表达。下例以表示概念和意象的词为聚焦点，揭示换译时概念和意象如何转化，词形如何替代：

Село кончалось низким деревянным домиком.

汉译：村庄尽头有一间低矮的小木屋。

张思洁、张柏然（2001）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汉民族的综合思维和模糊思维是汉语意合的理性根源，形合特征则是西方民族依照原子观哲学观念和形式逻辑思维法则对其语言的发展走向做出的自然选择。此例中俄语原文表现出原子链式的语义关联，汉译时译者收到5个语码 *Село, кончалось, низким, деревянным, домиком*，俄语以形制意，名词单数1格与5格、动词单数过去时中性、形容词单数5格等形式都包含语义关联。破解小句语义时，需借助索词策略将5个词表达的概念系统脱离出语法状态，还原本来面目，解码为单词 *село, кончатся, низкий, деревянный, дом*。

随即语际转化开始，名词 *село* 和 *дом* 对应具体意象，映射汉语“村庄和木屋”，动词 *кончатся* 对应到动作，映射汉语“结束”，形容词 *низкий, деревянный* 对应特征，映射汉语“低矮、木制”，将所得的意象和概念重组，即经历简单概念→复杂概念→简单判断和简单意象→复杂意象→简单组象，得到“村庄结束低矮木屋”。

经汉语逻辑和成句规范检验，该小句不符合汉语逻辑。于是需要调整，首先由两个名词可知，其语义重点可能是二者间的联系，于是将重点落脚于“结束”。“结束”为动词，意为发展或进行到最后阶段，不再继续。以“结束”为关键词搜索 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得到 78616 条结果（2016年8月31日检索），分析其可搭配的主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动乱、谈话、冷战、学习”等词语都具有过程意义，因此具体名词“村庄”与“结束”出现矛盾。

溯源俄语语法搭配，句式“ $N_1+V+N_5$ ”，即 *что кончается чем*（什么以什么方式结束）成立。再次映射汉语，尝试得到“村庄以低矮的木制小房子结束了自己”，该小句语义成立，即通常我们说某个生命体以某种方式结束自己，典型搭配为某人/动物采用某种方式自杀。然而“村庄”是非生命体，译文仍然不符合逻辑。

译者尝试将动词换译为名词，解决了语义与语形的矛盾，以表格展现替代思维过程如下：

表 2 Село кончалось низким деревянным домиком 换译思维过程

原语语表	Село	кончалось	низким	деревянным	домиком
------	------	-----------	--------	------------	---------

意象	村庄	行为	低矮的	木制的	房子
概念	村庄	结束	低矮的	木制的	房子（指小，表爱）
表象	头脑中最熟悉的看过或去过的村庄	表示终结的动词	不高的	木头做的	头脑中最熟悉的看过或住过的小房子
语表分析	具体名词	未完成体动词过去时中性	性质形容词长尾第五格	性质形容词长尾第五格	指小表爱名词单数第五格
语法层面	主语	谓语	修饰语	修饰语	补语
语义结构	施事	动作	方式		
认知	主体	动作	客体		
转化	村庄	结束了自己	以一个低矮的木制小房子		
逻辑调整	村庄以一个低矮的木制小房子结束了自己				
替代	村庄	尽头	一个低矮的木制小房子		
			一间低矮的小木屋		
			矮木屋		
译语规范	村庄尽头是矮木屋				
润色	村庄尽头有一间低矮的小木屋。				

阎德胜（1989）认为思维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而语言具有民族性，表达同一思维内容的两个民族语言差异极大。思维决定着语言，思维内容相同，思维方式和角度不同，思维差异来自语言逻辑，因此要解翻译问题，需从逻辑上和思维活动上找论据、原则和方法。早在1979年，匈牙利翻译家拉多·久尔吉（Rádo György）就主张使用“逻辑素”作为翻译思考与分析的单位，他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还是译者对原文进行判断、选择的逻辑活动。所谓逻辑素（logeme）就是指译者对原文特征的识别，这些逻辑素可以小到音素（phoneme）、义素（morpheme），大到作品的题材、人物的个性等。王军（2001）认为译者翻译时脑中逐步形成原作的宏观结构，并且识别出被称之为逻辑素的原作的各种语言与非语言的特征和译文要求的特点，然后在宏观结构的指导下，以逻辑素为思考单位，将原文转换为译文。换译过程中替代机制发挥效力，分析思维以“逻辑素”方式进行，将动词 кончалось 替代为名词“尽头”，相应的主语 село 替代为定语“村庄的”，对方式补语 низким деревянным домиком 的处理方式为：根据汉语多个修饰语修饰同一名词时的排列次序规则：限定词+外观描述性形容词+大小+形状+年龄+颜色+国籍+材料+用途（顺口溜：限定描绘大长高，形状年龄和新老，颜色国籍加材料，用途类别往后靠），按此标准 низкий 是外观描述性形容词，деревянный 属材料，而 домик 是 дом 的指小表爱形式，为俄语所特有名词，用汉语定心词组“大小形容词+中心语”替代，对理解后的意象进行重新排序，用系表结构的表语部“一间低矮的小木屋”来替代。

最后从逻辑角度审视，将句子着眼点由“村庄”调整为“木屋”，从而顺利完成跨语转化。转化过程中内部言语具有片段性、跳跃性、不可识别性和非连贯性等特点，并以概念或意象形式存储于大脑中，概念或意象加上语言形式外壳即可构成命题，一般由短语表示。原语概念、判断和推理与译语概念、判断和推理之间发生相互关联，如原语与译语非对等概念和上下位概念之间的相互映射，原语特有形象在译语中无相关形象等情况时，都可采用替代机制，形成词类、动静、主被、肯否、虚实等换译方式。

纵观转化全程，替代机制使得语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语里意义并未变化，语用价值得以彰显，这正符合换译替代机制的核心原则“换形不换义不动值”。

### 3.3 译语表达思维过程

译语表达过程是思维—语言过程，是编码发送的过程，是内部言语转为外部言语的过程，是语里意义附带语用价值，合成为语表形式的过程。该过程与原语理解过程相反，表现为推理/意象群→复合判断/组象→简单判断/组象→复杂概念/意象→简单概念/意象。上例转化过

程结束后,思维单位用语言或文字固定下来,即“说”或“写”下来。该例无特殊语用价值,语境展现为描述一段文字,展现一个场景,语里意义经语际转化采用换译替代方式已经破解,最后一步只需采用恰当的语表形式展现即可。根据汉语语法规范,俄语一个小句,一般用汉语小句即可对应,在“村庄尽头有一间低矮的小木屋”和“村庄尽头是矮木屋”等相关同义句间进行选择,艺术地添加文化色彩等。根据汉语语音规范,注意节奏音效,提高译作的表现力。

#### 4 结束语

全译语际转化过程是认知思维发生的过程,转化是全译思维机制的重点,替代则是换译思维机制的核心。换译包含在全译范畴下,换译的思维机制是全译思维机制的具体化。本文以全译的思维机制“理解—转化—表达”为基础,推导出换译的思维机制为:理解—替代—表达。运用图表例等方式详细探讨了原语理解思维过程,语际替代思维过程和译语表达思维过程,旨在深入地阐释换译方法的科学性。

#### 参考文献

- [1]Rádo, György *Outline of a Systematic Translatology* [J]. Babel, 1979.
- [2]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 Интуитив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и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A]. Язык. Поэтика. Перевод: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C]. Москва: Моск.гос.лингв.ун-т, 1996.
- [3]黄忠廉, 方梦之, 李亚舒等. 应用翻译学[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 [4]黄忠廉. 翻译思维研究进展与前瞻[J]. 外语学刊, 2012(6).
- [5]刘宓庆. 论翻译思维[J]. 外国语, 1985(2).
- [6]倪璐璐. “换译”之符号学诠释[J]. 中国科技翻译, 2016(2).
- [7]王 军. 论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J]. 外国语, 2001(6).
- [8]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9]阎德胜. 翻译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J]. 中国翻译, 1989(2).
- [10]余承法, 黄忠廉. 化——全译转换的精髓[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 [11]张思洁, 张柏然. 形合与意合的哲学思维反思[J]. 中国翻译, 2001(4).

## On Thinking Mechanism of Interchange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Process

Ni Lu-l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interchange is one of the seven method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follows the sublimation mechanism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Starting from thought operation process,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inking through comprehension process of source text, interlinguistic replacement and target text expression. The goal i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terchange.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interchange; transformation; replacement

**作者简介:** 倪璐璐 (1985—), 黑龙江兰西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

**收稿日期:** 2016-08-27

**[责任编辑: 张春新]**